從閩南語聲母的鼻化、去鼻化規律
看漢語的音節類型

1996.5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第十四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洪惟仁

0.前言

閩南語的鼻音問題是個有趣的問題，李壬癸(1992)、Tung (董昭輝 1992)、Wang (王旭 1995)作了非常富有啟示性的探討。洪惟仁（從閩南語聲母的鼻化、去鼻化看漢語的音節類型）(1996.6a)《台灣話音韻入門》(1996.6b)，鍾榮富教授最近也撰成"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1996 .8)，與筆者有許多不謀而合的見解，也有許多矛盾；蕭宇超(1996.12)總結前人的意見做了一些批評，發表頻繁而大量的文獻顯示閩南語鼻音問題似乎成了熱門問題，促使筆者再進一步探討鼻音問題本文僅就鼻音擴散方向、及鼻音擴散領域問題作一個探討。並從語言類型地理學的觀點分析這兩個規律在漢語方言、閩南語方言中的運用情形，以彰顯閩南語、特別是漳泉閩南語的特色。

關於本文討論的範圍首先聲明三點：

1.本文只討論音節內的鼻音擴散問題，不牽涉跨音節擴散。

2.本文主要討論音位(phonological)層次的擴散，不影響音位系統的音值(phonetic)擴散不是本文討論的主題。

3.本文分三部份論述：第一部份「音位學的探討」，從音位學的觀點來探討鼻音音位問題；第二部份「超音段音韻學的探討」，從超音段音韻學的觀點來探討鼻音限制及鼻音擴散問題；第三部份「類型學的探討」，從漢語類型學的觀點，比較漢語各種方言的鼻音音節類型以探討閩南語鼻音音節類型的特色，並從歷時的觀點解釋漢語鼻音類型所以形成的原因。本文第一、第二部份及類型歸納都是共時立場的探討，唯第三部份引用漢語語音史的研究成果討論漢語鼻音類型的形成才牽涉歷時語言學的問題。我們認為音韻學的研究不能從其他音韻部門的研究孤立起來，音韻學理論的探討必須和音位學、語言類型學、歷史音韻學貫通起來，才能得到可靠的結論。

第一部份　音位學的探討

1.1 聲母濁音與鼻音的互補關係

1.1.1 「十五音」與「十八聲」

語言學家對漳泉系閩南語聲母音位的處理有好幾種方式，傳統韻書認為有十五個聲母，謂之「十五音」；台灣語文學會所定「台灣語言音標方案」(簡稱TLPA)根據濁聲母鼻化現象，擬了十八個聲母，可以稱為「十八聲」；朱兆祥

「台語方音符號」根據齒音的顎化，又將齒音分為兩套，共二十二個聲母，可稱為「二十二聲」。本文討論的是鼻化問題，因此只就與鼻化問題有關的「十八聲」系統和「十五音」系統作個比較。

A「十八聲」

採用羅馬字標音的多半擬出十八個以上的聲母，以下以台灣語文學會 TLPA 的聲母系統[1]為例：

(1)

p-	ph	m-	b-
t	th-	n	l-
c-	ch-	s-	j-
k-	kh-	ng-	g-
ø	h-		

B「十五音」

「聲母」傳統閩南語聲韻學叫做「字頭」。自福州《戚林八音》(戚繼光《八音字義辨覽》(約 1562 年)及林碧山《珠玉同聲》(1688 年)的合訂本)以來，凡閩語的韻書講聲母的時候都稱「字頭」有十五個，謂之「十五音」，並且正如羅馬字母一樣，有固定的聲目與音序[2]，如《彙音妙悟》(1800)(音值為筆者所擬，用 TLPA)：

(2)

柳 l	邊 p	求 k	去 kh	地 t
頗 ph	他 th	爭 c	入 j	時 s
英 ø	門 b	語 g	出 ch	喜 h

「十八聲」和「十五音」兩個系統相差三個的原因是算法的不同。「十八聲」所列的鼻音和非鼻音兩套聲母其實是具有「互補分佈」(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的關係，意思是說，「門」、「柳」、「語」三個字頭其實是包含了兩種音值：鼻音/非鼻音 **[m̩]/[b],[n̩]/[l],[ŋ̩]/[g]**，兩套音值出現在不同的環境，鼻音的一套只出現在鼻化元音或鼻輔音之前，非鼻音只出現在口元音之前，它們是三個聲母的「同位音」(allophone)，所以傳統閩南語聲韻學就將三對同位音算做三個「字頭」。

現在將兩套音值的互補分佈列表舉例如下(音位符號用 TLPA 系統，音值用 IPA 記在[　]內，左上角附"*"表示沒有那樣的音值)：

(3)

a 門	m [＋鼻音]／	b [－鼻音]	
	[mĩ]麵	*	[bĩ]
	* [mi]		[bi]味
b 柳	n [＋鼻音]／	l [－鼻音]	
	[nĩ]年	*	[lĩ]
	* [ni]		[li]狸
c 語	ŋ [＋鼻音]／	g [－鼻音]	

[ŋã]雅　　* [gã]

* [ŋa]　　[ga]牙

TLPA 之類音標把鼻音的的一套各標為：

(4)　麵 mi^{7}

年 ni^{5}

雅 nga^{2}

這是省略了韻母的鼻化元音符號-nn，而不是實際的音值。鼻音聲母之後的元音永遠是一個鼻化元音，而口音聲母之後的元音永遠是一個口元音。

因此從音位學(phonemics)的立場，我們不能不認為漳泉系閩南語方言只有十五個聲母。

不過我們應該注意，閩南語潮州系方言因為具有/鼻音/～/非鼻音/兩套對立的音位，如潮陽方言(張屏生 1992:63)[3]：

(5)　咱 naŋ^{2}　　籠 laŋ^{2}

目 mak^{8}　　墨 bak^{8}

顯示閉音節的聲母鼻音徵性 m-:b-具有辨義作用。所以潮州人寫《十五音》韻書時就叫做《增三十五音》或《十八音》[4]。

1.1.2 聲母的鼻化

以上只是根據「十八聲」系統和「十五音」系統所作的比較，事實上，鼻音不止能夠擴散到「門」、「柳」、「語」三個濁音字頭，甚至可以擴散到「喜」、「入」字頭。如：

(6)　a　燃(白) **hiann [i̯ĩã]**

香(白) **hiunn [i̯ĩũ]**

b　茅(白) **hm [m̥m̩]**

園(白) **hng [ŋ̊ŋ̩]**

c　爾(文) **jinn [dzĩ]**

耳(文) **jinn [dzĩ]**

h-鼻化的音值[h̃]相當於不帶音的鼻化元音或韻化鼻輔音。韻腹若有鼻音成份，h-聲母就是一個清鼻音化元音(見 6a)，或清鼻輔音(見 6b)；另外 j-也會鼻化(見 6c)，文獻上記載於《彙音妙悟》、《十五音》、《廈門音新字典》、《彙音寶鑑》等所有漳泉系閩南語韻書和大部分的字典。現在台灣老派，讀過「漢學仔」的都還有這個音，先父教授筆者閩南語漢文即特別強調此音。顯然聲母鼻化的不止 b,l,g 三個聲母，h-,j-也會鼻化。只是「十八聲」系統的音標沒有特別設計音位符號而已。如果所有鼻化音都要另設音位，漳泉系閩南語豈不是要增加五個鼻音聲母，變成「二十聲」了嗎？

基於這個認識，我們將聲母鼻化律寫成：

【聲母鼻化律】

口部清阻音以外的聲母在鼻化韻之前鼻化為鼻音聲母

所謂「口部清阻音」(oral voiceless obstruents)包括 p, ph, t,th, c,ch, s, k, kh 等，喉擦音 h 雖然也是「阻音」的一種，但在口部沒有受到阻塞，因而不受這條規律的限制。口部清阻音因為發音時聲帶不振動，氣流到了口部又受到阻礙，生理上不容易發出鼻音，因而不能成為「帶鼻音單位」（nasal bearing unit)，可是儘管如此，其送氣部分仍然鼻化了。

2.韻尾塞音與鼻音的互補關係

2.1「韻母」與「字母」

現代音韻學家計算韻母數時多半將舒聲韻和促聲韻分別計算為兩組韻母，所以閩南語的「韻母數」多至八、九十個。

傳統韻書把韻母稱為「字母」，閩南語的字母數不超過五十個，《彙音妙悟》只有 48 字母[5]、《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只有 50 字母、《彙音寶鑑》只有 45 字母。韻母數相差將近一倍的原因是對於所謂「韻母」的觀念不同，傳統閩南語韻書是將舒聲韻和促聲韻放在同一個「字母」裏頭。舒聲韻和促聲韻韻尾的不同，被認為是聲調的冗贅性特徵，是可以用聲調的不同來預測的。因此體例上在「字母」裏再分「八音」，以《彙音寶鑑》〈君〉字母〈求〉字頭的八音呼法為例，呼法為[6]：

(7)

	平	上	去	入
陰	君 kun1	滾 kun2	棍 kun3	骨 kut4
陽	群 kun5	滾 kun2	郡 kun7	滑 kut8

也就是說發音部位相同的鼻音韻尾-n 和塞音韻尾-t 被看成是一個音位。而實際上兩者具有互補分佈的關係，即鼻音只出現在舒聲韻尾，塞音只出現在入聲韻尾。

現在將兩套音值的互補分佈列表舉例如下：

(8)

un1 溫	un2 穩	un3 搵	*un4
*ut1	*ut2	*ut3	ut4 鬱

由例(8)可見，傳統閩南語韻書對韻尾的處理也是合乎音位學的原則的。比照聲母和韻尾，閩南語塞音和鼻音的同位音之間有一個平行的對應關係。

(9) 聲母 [b-/m-] [l-/n-] [g-/ŋ-]
韻尾 [-p/-m] [-t/-n] [-k/-ŋ]

所不同的只是塞音的一套音值在聲母為濁塞音或流音 l-，而在韻尾為清塞

音而已。因此 Cung(1996)認為閩南語塞音韻尾的底層也是濁音：即 b,l,g 三個可以稱為「原音素」（archiphoneme)的基底形式，濁音得到[+鼻音]時，表層音變成[-m,-n,-ng] (陽聲韻)，得到[-鼻音] 表層音變成[-p,-t,-k] (入聲韻)。

於是上表可以改寫為如下：

(10)　聲母　[b-/m-]　[l-/n-]　[g-/ŋ-]
　　韻尾　[-b/-m]　[-l/-n]　[-g/-ŋ]

這個假設應該是合理的，可惜沒有語音學的證明。我們以下將根據語音學的觀察與實驗證明不管是底層音或表層音，閩南語的入聲韻尾都是濁塞音。

2.2 入聲韻尾的音值

入聲韻尾的音值是濁塞音，這一點高本漢早就觀察到了，《中國音韻學研究》有一段精確的描寫（同書 p.169）：

「在 ap,at,ak 等入聲韻母裏把漢語的閉音寫作 p,t,k,也是不大合邏輯的。其實 ap 是元音 a 的後面隨著一個聲音的停頓，這個停頓是作雙唇音的發音狀態的。雙唇關閉之後，很輕的放開，一點也聽不見什麼。所以能夠使耳朵分得清是 ap,at,ak 當然不是喉部不顫動而且絕對聽不見的脣塞音，而是從 a 到這個聲音停頓中間的流音(son transitorie,"glide")(仁按：這裡的「流音」現在一般譯為「滑音」或「過渡音」)。a 的顫動一直到脣關的時候才停，在將要關的時候發生一種極微弱的 b 流音，所以耳朵所抓住的就是這個瞬時的音。但是因為喉部的音忽然停止的緣故，所以使人以為他所聽的是 p 而不是 b。……」

另外，趙元任等也觀察到塞音韻尾的雙重阻塞，同書譯本有段精闢的描寫（同書譯本 p.170 譯者註）：

「據譯者觀察，中國有-p,-t,-k 尾的方言，例如廣州，大都同時帶一點喉頭塞音ʔ的作用，結果"十文"(-pʔm-)，"一年"(-tʔn-)，"六藝"(-kʔŋ-)中的各閉音並不像英文'Chapman','at nine'那麼直接從軟顎向鼻腔爆發。」

我們認為高本漢和趙元任對漢語入聲韻尾音值的觀察，也同時適用於閩南語。

岩田禮(1984,1992)以生理語音學的方法，用光纖維鏡(fiberscope)和肌電(electromyography)觀察入聲韻尾的緊喉運動情形，發現閩南語和廣東話的入聲韻尾確實存在著口腔及喉頭的雙重閉鎖及緊喉現象，岩田說：

「韻尾塞音-p,-t,-k 發音時，除了聲門關閉外，聲門上部也發現了顯著的絞約的收縮。」

岩田發現，這種緊喉運動在-p,-t,-k 音段之前即已發生，但緊喉運動在口腔閉鎖之後才顯著，如果是-ʔ韻尾(即開音節的入聲)，則緊喉作用在元音的音段已經顯著了，換言之無論是否開音節或閉音節，凡入聲都有一個喉塞音收尾。

綜合各家的看法，我們認為閩南語入聲的實際音值是先行一個濁塞音的過渡音(transition/glide)，然後緊接著收緊喉頭，關閉聲門，變成無聲狀態，而口腔部分仍然保持著濁塞音發音部位的阻塞狀態，相當於一個清塞音，只是這時既然是無聲狀態，這個所謂「清塞音」在聽覺上其實只是表現了聲音的休止。所以我們認為，閩南語入聲韻尾的音值應該是：

(11)	-p	[-^{b}ʔ^{p}]		[-^{b}ʔ]
	-t	[-^{d}ʔ^{t}]	或	[-^{d}ʔ]
-	-k	[-^{g}ʔ^{k}]		[-^{g}ʔ]
	-h	[-ʔ]		[-^{ʔ}ʔ]

對於入聲韻尾音值的認識幫助我們了解到：

1 閩南語入聲韻尾是一種緊喉運動，即喉塞音韻尾，而舒聲韻沒有，兩者平行的關係顯示喉塞音是促聲調的冗贅性特徵，不能成為獨立的音位，這一點我們同意李壬癸(1989)的看法。而自《戚林八音》以來這個觀念早已經是閩語音韻學的傳統。

2 入聲韻尾-p,-t,-k 的口部塞音其實是濁音，不是清音，這些濁塞音和鼻音的互補關係，跟聲母濁塞音和鼻音的互補關係是平行一致的。在聲母，它們沒有音位的對立，在韻尾它們只是舒聲韻或入聲韻的冗贅性特徵。

《十五音》的〈柳〉字頭一般都寫成 l，可是實際上它的音值是個軟的濁塞音，它們的阻塞程度跟鼻音約略相當，可以說只是去鼻化的一種濁塞音而已。不止聲母是濁塞音，從上引高本漢的敘述，我們知道入聲韻尾也是濁塞音。

基於這個認識，閩南語濁音與鼻音的互補關係(10)可以改寫為如下：

(12) 聲母　[b-/m-]　[d-/n-]　[g-/ŋ-]
　　韻尾　[-b/-m]　[-d/-n]　[-g/-ŋ]

第二部份　超音段音韻學的探討

3.鼻音數限制、分佈限制及其類型

3.1 單鼻音限制

如前所述漳泉系閩南語的聲母只有「十五音」，聲母的底層沒有鼻音；而且韻腹和韻尾之間只能有一個得到鼻音，顯示一個音節只能有一個鼻音特徵(Tung 1992, Wang 1995)。針對這個現象，鍾榮富(1996:204)在鼻音特徵這個層次(tier) 將音節分析為兩個「轄域」(domain)，一為聲母與元音(CV)，一為輔音韻尾(-C)[7]，一個音節只能指派一個鼻音，不是指派給 CV 就是指派給-C，謂之「單鼻音限制」(one-nasal constraint)。

R2【單鼻音限制】



*[(+N)(+N)]

N=鼻音
C=輔音
V=元音
*=不合法

但是這個規律有兩個困難：

1.基於 R1【聲母鼻化律】，聲母的鼻音是可以用規律預測出來的，那 R2 就等於韻腹與韻尾的單鼻音限制。可是韻腹和輔音韻尾的單鼻音限制正好適用於所有漢語方言，不是閩南語的特色。

2.如果規律的限制指的是聲母，這條規律不能涵蓋入聲韻的去鼻化現象，如下所述，只要是閉音節，不管韻尾是否鼻音，聲母都要去鼻化的，閉音節的聲母去鼻化不單是因為韻尾「鼻音」的關係，而是閉音節的關係。R2 的【單鼻音限制】無法排除像*mak 這樣的音節，而事實上漳泉系閩南語像*mak 這樣的音節是不合法的。

因此我們認為所謂「單鼻音限制」值得進一步分析。

3.2 韻母單鼻音限制

我們可以將音節結構重新分析，將 R2 改寫為 R3 也可以得到一樣的結論：

R3【韻母單鼻音限制】



*[(+N)(+N)]

R=韻母

這條規律的意思是說，一個韻母只能配給到一個鼻音特徵，不是配給元音 V 就是配給韻尾 C，V 與 C 不能同時得到鼻音。

這條規律似乎是普遍性的，不知道世界上的-VC 有沒有-NN 型的韻母和-VN 型的韻母相對立的例子，根據《漢語方音字彙》(1989 二版)，沒有一個漢語方

言的韻母，韻腹和輔音韻尾同時具有鼻化成分。因此這條規律具有普遍性，對下文的演繹相當重要，但對於理解閩南語音節的特色沒有什麼幫助。

3.3 韻母鼻音分佈限制

值得探討的問題是 VC 之間在那一方受到限制？如果在韻母單鼻音限制之上再設立「鼻音分佈限制」寫成 R4，便可以看出漢語「鼻音分佈限制的類型」。

R4【韻母鼻音分佈限制】



a*[+N]　　元音沒有鼻音

b　　*[+N]　　韻尾沒有鼻音

古漢語、北京、客語、粵語沒有鼻化韻母，屬 R4a「V 鼻音限制」語言；閩南語及部分北方官話不但有鼻音韻尾的音節，而且有鼻化韻，屬韻母中沒有鼻音分佈限制的語言。閩南語在這一點上還不是特殊的語言。如果有一個方言，所有的古漢語鼻音韻尾全部消失，只有塞音韻尾，那就屬於 R4b「-C 鼻音限制」的語言。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所附〈方言字彙〉中，興縣、太谷、文水、蘭州所有古鼻音韻尾全部消失，可惜所有塞音韻尾也全部消失，那就無所謂「-C 鼻音限制」的問題了。

3.4 音節鼻音數限制

我們把音節劃分為聲母、韻母兩個轄域，即 O 與 R(VC)，劃成結構圖(13)，閩南語的音節鼻音限制可以寫成如下：

(13)



a*[(+N)(+N)]

σ=音節

O=聲母(onset)　　R=韻母(rhime)

一個音節不能有二個鼻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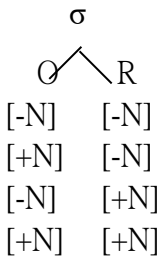
絕大多數的漢語都屬於「沒有單鼻音限制」的語言，一個音節可以在聲母和韻母各擁有一個鼻音，唯一的例外是漳泉系閩南語。漳泉系閩南語在語音層次上可以有兩個鼻音，但在音位層次上只有一個鼻音，屬於「單鼻音限制」的語言。

3.5 音節鼻音分佈限制

把CV解釋為一個轄域，對於了解閩南語音節結構的特色沒有特別的意義。但是如果把聲母和韻母分為 O,R 兩個轄域，對了解漢語、閩南語音節結構以及結構成分之間的關係有類型學的意義，O,R 兩個轄域到底能夠配給到一或兩個鼻音，就是類型學上非常有意義的問題。所有漢語鼻音特徵數限制、鼻音分佈限制、鼻音的擴散領域等與類型學相關的問題都表現在聲母 O 和韻母 R 兩個轄域的關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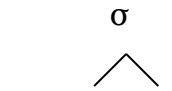
我們可以依鼻音配給 C 或 R 的位置或數量排列組合成如下的幾種音節類型：

(14)鼻音分佈類型



如果一個語言的音節這四種音型都具備了，那就是說，沒有音節的結構限制；如果有所欠缺，就是有限制。那麼鼻音在音節中可能有兩種分佈限制，圖示如下：

R5【音節鼻音分佈限制】



a	*[+N]	聲母沒有鼻音
b	*[+N]	韻母沒有鼻音

漢語方言大部分沒有單鼻音限制。如果有某方言韻母的鼻音成分完全消失，就屬於 R5b「-R 鼻音限制」，在我們所知的範圍內，漢語方言沒有這種音節類型。日本語是一個只有 CV 音節的語言，V 沒有鼻音，屬於「-V 鼻音限制」的語言。閩南語的聲母的基底形式沒有鼻音，屬於 R5a「O-鼻音限制」的語言。閩南語音節類型獨特的「單鼻音限制」確實的說就是「O-鼻音限制」即「聲母鼻音限制」。

3.6 輔音優先指派鼻音

所謂「O-鼻音限制」換一個角度來說就是「右方優先指派」[8]，因為韻母居於音節的右方，音節要配給鼻音時總是配給右方的韻母，左邊的聲母總是沒份。巧合的是：在韻母的轄域也是「右方優先指派」。Wang(1995)注意到韻母-VC 結構中鼻音永遠優先指派給右方的成分，謂之「指派末音」(designated terminal element /DTE)。就是說在開音節 CV 結構中因為 V 後面沒有-C，一旦指派鼻音就只能指派給右方的 V，如果是一個閉音節 CVC 結構，因為 V 後面有 C，因此鼻音只能指派給-C。請看以下的例子：

(15)

開音節 CV	sã 三	
閉音節 CVC	sam 杉	*sãp

Wang 的「末音指派論」和「向左擴散論」是一致的，但是我們將在下文 4.3 節指出「向左擴散論」有缺點，既然我們在 CV 結構中主張「向下擴散論」並且把鼻音指派給 V，那麼基於(15) 的現象，在 CVC 中結構也只能把唯一的鼻音指派給輔音-C 了。這一點不但是我們理論上不能不這樣處理，事實上優先把鼻音指派給輔音合乎自然性(naturalness)。世界上的語言絕大多數有鼻輔音，但是較少有鼻化元音，鼻音特徵與輔音特徵的結合是「無標」的結合(unmarked combination)，鼻輔音是「自然音段」(natural segment)，而鼻音特徵與元音的結合則是「有標的」，鼻化元音不是「自然音段」（詳參 Katamba1989:99)，誠如聲調與元音必須連結是無標的，鼻音與輔音理應優先連結。因此我們建立了 R6：

R6【輔音優先指派律】
鼻音優先指派給輔音

因為漳泉系閩南語是一個單鼻音限制的語言，韻尾既然得到鼻音，自然聲母不能再得到鼻音，可是在沒有聲母鼻音限制的語言，CV 結構中仍然以聲母的輔音優先得到鼻音，譬如古漢語、粵語、客語都只有 NV 音型而沒有 CN 音型。西北官話有 CN 音型的語言也同時有 NV,CVN,NVN 音型，就是沒有 CNN,NNC 音型。

不知道世界上有沒有-VC 結構中只有-NC 音型，而沒有-VN 音型的語言，可以斷言即使有也是非常少。可見「輔音優先指派律」也是普遍性的、無標的，漳泉系閩南語的特色只是聲母不能配給鼻音而已。

4.鼻音的擴散方向

4.1 韻腹鼻音的擴散

如(15)所示台灣話的鼻音在音節內有兩個可能存在的位置，一為韻腹，一為韻尾。但這兩個鼻音的「性格」卻有很大的不同，「韻腹」的鼻化成份會擴散，而閉音節「韻尾」的鼻化成分卻不會擴散。比較下面兩組字：

(16) 開音節
a 毛 bonn[mɔ̃]
b 兩 lng[nn̩]

(17) 閉音節

a 亡 bong[bɔŋ]	*[mɔŋ]
b 農 long[lɔŋ]	*[nɔŋ]
c 昂 gong[gɔŋ]	*[ŋɔŋ]

比較 (16)(17)的例子，「兩」的鼻輔音-n̩ 在「韻腹」的位置，所以使聲母鼻化。但(17)「亡」、「農」、「昂」的鼻輔音在「韻尾」的位置，不能使聲母鼻化，雖然它們表面上都在音節的末尾。可見鼻音能否擴散的關鍵不在鼻音本身，而是鼻音在音節結構中的地位。

4.2 向右擴散論

為什麼只有韻腹的鼻音會擴散而韻尾的鼻音不會擴散呢？李壬癸(1992)首先將鼻音看成一個超音段成分，提出所謂「向右擴散論」，他認為閩南語鼻音的擴散方向「由左向右」，如下面的例子：

(18) a 命 **mĩã** 貓 **nĩãũ**
b 甜 **tĩ** 鼎 **tĩã**
c 金 **kim** 藤 **tin**

這三類韻母之不同「只是鼻音擴展起點(即「連結點」linking)的不同」。(18a)起自聲母；(18b)類起自韻母(包括介音)；(18c)類起自輔音韻尾。也就是說閩南語的鼻音成分是「由左至右擴散」。圖示如下：

(19)

a	b	c
mĩã	**tĩã**	**kim**
↱	↱	↱
鼻化	鼻化	鼻化

李文以一個理論解釋了所有開音節和閉音節的擴散現象，的確相當經濟。可是為了解釋(16),(17)的現象而設立上述的理論，代價未免太大，因為：

1.李文沒有解釋為什麼同樣一種鼻音徵性會有三種不同的「起點」。

2.如果「向右擴散論」能夠成立，勢必要排斥「十五音」的聲母系統，而建立「十八聲」系統，否則沒有鼻音的擴散源。可是如上文所論，「十八聲」甚至「二十二聲」不合音位論的原則。閩南語的聲母底層並沒有鼻音。

3.介音也要增加兩個鼻化介音，否則(19b)的韻腹沒有鼻音的擴散源。

4.所有鼻音韻腹一個都不能減少。

為了建立「向右擴散律」，需要多設大約十來個鼻音音位，太不經濟。

4.3 向左擴散論

如果「向右擴散論」可行的話，那麼反其道而行，改為「向左擴散論」也許更好。Wang(1995:523)提出「雙向擴散論」，認為鼻音指派到音節末端然後向左擴散於音節內、向右跨音節擴散。因為本文不處理跨音節擴散的問題，因此就音節內而言，Wang 的理論可歸類為「向左擴散論」。圖示如下：

(20)

a	b	c
mĩã	**tĩã**	**kim**
↰	↰	↰
鼻化	鼻化	鼻化

我們只要設定一個規則：「鼻音成分由音節右端向左擴散，直到得到濁聲母而鼻化為止」，就可阻止韻尾鼻音的擴散。

這樣處理有三個優點：

1.和「向右擴散論」一樣，可以用一個規則解釋為什麼韻尾鼻音不向韻腹擴散的問題。因為閉音節韻尾的鼻音已經得到了輔音，所以不能再擴散了。

2.開音節的韻母因為沒有輔音，所以繼續「向左擴散」而變成鼻化韻。

3.濁聲母及 h-受到「向左擴散」而變成鼻化聲母。

「向左擴散論」比「向右擴散論」優越之處是第 3 點可以解釋濁聲母和鼻音聲母的互補關係，而不必多設鼻化聲母。

但是「向左擴散論」也需要多設立兩個鼻化元音韻尾；同時不能自然地解釋(16b)和(17)所示的現象。為什麼同樣是鼻輔音，(16b)的 ŋ̣ 能夠向左擴散，而(17)的-ŋ 就不能向左擴散呢？結果還是要人工地另外設立「韻尾鼻音不能擴散」的規定(stipulation)。

另外有一個「向左擴散論」無法解釋的反例是(21)的縮讀。

(21) 「三十四」　$sã_{2}[_{2}ca]p_{1}\ si_{11} \rightarrow sam_{21}\ si_{11}$

用[　]括起來的部份表示刪除的音段及調素。刪除之後有三個合音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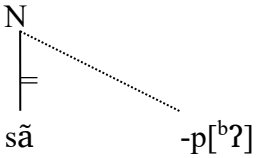
1.聲調/22/+/1/合為/21/，產生了一個新的調型/21/。

2.韻尾 -p[^{b}ʔ] → -m。

3. sã 元音的鼻音消失。

聲調的問題暫且不談，鼻音的擴散及音段層次的變化圖示如(22)(ŋ 表示鼻音特徵，N 由「三」的元音 ã 向右擴散到-p，鼻音連接(linking)用實線表示，擴散的音段用虛線表示)：

(22)



[sa　　m]

這個例子顯示四個有關鼻音擴散的意義：

1.為甚麼-p 會變-m 呢，假如韻尾-p 真正是個清音，那麼依照 R1【聲母鼻化律】，-p 屬口部清阻音，不能得到鼻音的擴散而鼻化，證明了我們所主張的「塞音韻尾是個濁音」[-^{b}ʔ]的論證是正確的。

2.「十」的韻尾[-^{b}ʔ]的喉塞音必須在變調時消失，[-^{b}ʔ]變[-b]，否則依 R7【促聲韻尾去鼻化律】的規定韻尾插入喉塞音會使鼻音消失。

3.-m 的鼻音成分顯然來自前面「三」字的鼻化元音 ã。韻腹的鼻音向右擴散，

使得[-b]鼻化為[-m]。如果鼻音只能向左擴散，右邊的[-b]怎麼會鼻化為[-m]呢？「向左擴散論」無法解釋這個現象。

4.塞音韻尾鼻化為-m 之後和 sã 組成一個陽聲韻音節 sãm，一個音節正好有兩個鼻音成分，違反了 R3【韻母單鼻音限制】，必須取消一個才行。

5.可是為甚麼取消的是韻腹 ã 的鼻音、而不是韻尾-m 的鼻音呢？這就只有上述 R6【輔音優先指派律】才能解釋了，-m 比 a 優先搶到鼻音。

4.4 向下擴散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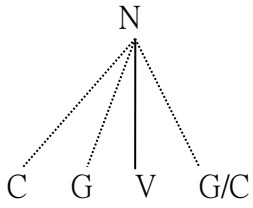
(16b)和(17) 顯示只有韻腹的鼻音才能向左擴散，而(21)(22)顯示韻腹的鼻音能向右擴散至輔音韻尾，這個現象使我們不得不認為閩南語音節內鼻音擴散的起點在韻腹。因此我們提出「向下擴散論」。

R8【鼻音向下擴散律】

鼻音成份由韻腹向兩邊擴散

圖示如下：

(23)



C=輔音(consonant)

G=滑音(glide)

V=韻腹(vowel)

例如：

(24) a 向左擴散

b-		m-	
l-		n-	
g-		ŋ-	
j-	→	j̃-	/__V
h-		h̃-	
i-		ĩ-	
u-		ũ-	

b 向右擴散

-i		-ĩ	
-u	→	-ũ	/Ṽ__

換句話說如果鼻音是在韻尾自然就無法向韻腹方向擴散了。

我們將元音再分析為 GVG，而認為 V 才是鼻音的擴散中心，到底有何必要呢？因為 GVG 都是元音，同屬一個轄域自然要擴散的，但是我們為了理論上的圓滿，還是要把鼻音的擴散起點定在韻腹，因為韻腹是音節的核心，既然要指派鼻音，理所當然要指派給韻腹了。韻腹同時也是音節內響度最高的音段，所謂「鼻音成份由韻腹向兩邊擴散」的意思，換句話說就是「鼻音以韻腹為中心由響度高的音段向響度低的方向擴散」，打個比方就好比山峰的水向山麓流

動，是自然的現象，閉音節韻尾鼻音不能向韻腹方向擴散，就像山麓的水不能向山峰流動，也是自然的現象，所以我們謂之「向下擴散論」。

雖然韻尾鼻音「不能向上擴散」不是人類語言普遍的限制，只是共時閩南語特殊的限制(language-specific restriction,詳參 Goldsmith1989:18)，閩南語在歷史上曾經過「向中間擴散」的時期(見下文 R9,R10)，古鼻音聲母鼻音向右擴散、加上古鼻音向左擴散韻尾消失才有所謂「鼻化韻」，不過共時的說閩南語確實有不能「向上擴散」的限制。

於此我們以一個理論同時解釋了聲母鼻化以及鼻音韻尾不向左擴散的問題而不必另外設立「韻尾不能向左擴散」的規定，並且自然解決了 Wang 所討論的跨音節向右擴散的問題，實在是最經濟的理論設計了。

第三部份　類型學的探討

5.輔音韻尾的去鼻化及聲母鼻音類型

5.1 促聲韻尾去鼻化

Chung(1996)假定輔音在聲母或韻尾無論有無鼻音，其底層都是濁音{b,l, g}，這樣聲母和韻尾有一樣的基底形式。可是把韻尾的基底形式設定為非鼻音有三個問題：

1.聲母鼻音比非鼻音少得多，閩南語甚至沒有鼻音聲母，因此把鼻音聲母的底層設定為非鼻音是合理的。可是漢語「四聲」中陽聲韻佔了三個，入聲韻才只一個，鼻音韻尾比塞音韻尾多得多，說韻尾塞音是基底形式而鼻音是衍生的，令人難以接受。

2.現代漢語方言除少數西北官話以外絕大多數都有鼻音韻尾，可是整個北方官話、吳語、湘語，塞音韻尾都掉了，可見韻尾鼻音比塞音穩定的多，韻尾鼻音是無標的，為甚麼不拿鼻音當底層呢？

3.最嚴重的是入聲韻的能夠排斥整個音節得到鼻音的現象所帶來的理論問題。論述如下：

閩南語韻母中的 VC 結構，不但-C 得到鼻音會排斥 V 得到的鼻音，-C 是個塞音韻尾時同樣會排斥 V 得到鼻音。請看以下的例子：

(25)

a1	sannh4[sãʔ]煞(著迷)	a2	sah8[saʔ]煠
	meh8[mɛ̃ʔ]脈		beh8[beʔ]麥
	hannh4[hãʔ](烘烤)		hioh8[hioʔ]葉
b1	*linnp[lĩp]		lip8[lip]立
	*hiannt[hiɛ̃t]		hiat4[hiɛt]血
	*sinnnk[sĩk]	b2	sik4[sik]色

請注意(25a1)後面如果是一個喉塞音[-ʔ]，元音 V 依然可以得到鼻音，鼻音

特徵具有辨義作用。可是(25b1)帶輔音韻尾的韻母，元音絕對不能帶有鼻音。閩南語的鼻音分佈既然沒有任何限制，何以沒有(25b1)[-NC]型的韻母呢？假定輔音韻尾的底層沒有鼻音，那麼當塞音韻尾-C 沒有鼻音時理論上應該可能有(25b1) [-NC]型韻母才對，可是實際上不論韻尾-C 是否鼻音，都會排斥 V 得到鼻音， (25b1) [-NC]型韻母是個不合法韻母。由此可見假設輔音韻尾的底層沒有鼻音不能圓滿解釋這個現象。

於是我們不得不反其道而行，假設不論是陽聲韻(-VN 型)、入聲韻(-VC 型)的輔音韻尾，其底層都有一個鼻音，促聲韻因為韻尾插入喉塞音，使得鼻音得不到濁輔音，因而發生了去鼻化作用。鼻音斷線(delinking)變成了遊魂(floating)，可是鼻音又具有固執性(stability)，雖然表層顯現不出來，仍然在暗中阻止元音 V-得到鼻音(「韻母單鼻音限制」)，因而不容許有 NC 型韻母合法存在。

簡言之必須假設促聲韻尾的底層已經有一個鼻音，我們才能解釋為什麼入聲韻的韻腹 V 不能有鼻音。

促聲韻尾的表層音值可以用一條規律來描寫：

R7【促聲韻尾去鼻化律】

輔音韻尾鼻音成分在促聲韻時消失

公式化為：

[+N] → ø / ____[ʔ]

必須假設促聲韻尾的底層已經有一個鼻音，我們才能解釋為什麼入聲韻的韻腹 V 不能有鼻音。既然入聲韻的韻腹 V 不能具有鼻音，當然聲母也不能有鼻音，因為閩南語的聲母底層沒有鼻音(【聲母鼻音限制】)，聲母得不到唯一的鼻音擴散源，所以促聲音節的聲母永遠沒有鼻音。

漳泉系閩南語是一個「聲母鼻音限制」的單鼻音語言，聲母和韻尾兩個輔音只有韻母可以配給到鼻音，又因為 R3 的韻母單鼻音限制，閉音節如果韻尾是個鼻音，自然韻腹就沒有鼻音，韻腹沒有鼻音於是聲母失去鼻音的擴散源，因而的陽聲韻([VN]韻母)的聲母也永遠沒有鼻音。

既然入聲韻、陽聲韻的聲母都不能有鼻音，那麼閉音節聲母沒有鼻音是規則可以預測的結果。「聲母鼻音限制」「韻母單鼻音限制」加上「促聲韻尾去鼻化律」，造成所有閉音節的聲母得不到鼻音的擴散，連表面音值都得不到鼻音。因而以下都是不合法的音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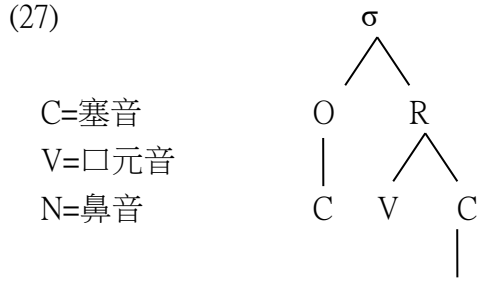
(26) *maŋ *mak
*naŋ *nak
*ŋaŋ *ŋak

5.2 漢語的聲母鼻音類型

以下讓我們看看閩南語的 O 鼻音限制類型在整個漢語以及閩南語系語言中

的分佈。漢語閉音節可以根據鼻音在聲母和輔音韻尾的分佈情形組合為下列四種類型：

(27)



C=塞音
V=口元音
N=鼻音

			例		
			唇	舌齒	喉
			(a)	(b)	(c)
1:CVC	[-N]	[-N]	bat	lat	gat
2:NVC	[+N]	[-N]	mat	nat	ŋat
3:CVN	[-N]	[+N]	ban	lan	gan
4:NVN	[+N]	[+N]	man	nan	ŋan

北方官話的入聲韻尾完全消失，因此沒有(27)1:CVC,(27)2:NVC 等帶塞音韻尾的音型。1,2 音型主要分佈於閩語、客語、贛語、粵語。漢語方言中分部最廣的是(27)4:NVN 型和 3b 型，3a,3c 分佈於閩南語、吳語。

漳泉系閩南語沒有(27)2:NVC, (27)4:NVN 等帶鼻音聲母的音型。漳泉系閩南語開音節表層因為受到韻母韻腹的鼻音擴散還是有鼻音，但閉音節聲母鼻音完全沒有鼻音(即「聲母鼻音限制」)。閩南語在這一點上的確是非常獨特的，根據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41 趙譯本)所記載的 26 個漢語方言及《漢語方音字彙》(1989 二版)所記載的 20 個方言資料我們沒有發現像閩南語這樣的類型。

5.3 閩南語聲母鼻音類型

可是並不是所有閩南語方言也像漳泉系閩南語一樣閉音節聲母鼻音沒有鼻音。如上所述潮州以西的閩南語方言大部分都有 2:NVC, 4:NVN 等帶鼻音聲母的音型。譬如：

(28)

	目	墨	咱	籠
海南	mak	bak	nan	laŋ
潮州	mak	bak	naŋ	laŋ
漳州	bak	bak	lan	laŋ
廈門	bak	bak	lan	laŋ
泉州	bak	bak	lan	laŋ
台灣	bak	bak	lan	laŋ

古漢語鼻音聲母在閩南語部分帶鼻音，部分去鼻化，因而聲母有鼻音{m,n,ŋ}和非鼻音{b,l,g}的對立。

潮瓊系閩南語因為沒有「聲母鼻音限制」，聲母可以多配給到一個鼻音特

徵(參見 28 的陰影部份)。可是漳泉系閩南語因為「聲母鼻音限制」，開音節因鼻音擴散還可以得到表面的鼻音音值，但所有的閉音節聲母都得不到鼻音。漳泉系閩南語因為運作了這個規律，因而字頭數比潮州、海南減少了三個。

於是我們可以依聲母是否具有鼻音限制將閩南語劃分為兩種方言類型：單鼻音類型的漳泉系閩南語和雙鼻音類型的潮瓊系閩南語。

6.漢語鼻音擴散領域及其類型

漢語語言學家普遍認為古漢語音節並沒有單鼻音限制，而韻母具有「V 鼻音限制」，也就是說，一個音節可以給聲母、韻母各配給一個鼻音特徵，但是韻母的鼻音特徵只能配給韻尾，如果以 N 表示代入 CVC 的音節結構，古漢語的鼻音音節只能有如下的音型：

(29)古漢語鼻音音型

開音節：NV

閉音節：CVN, NVN, NVC

現代南方漢語如粵語、客語、贛語、閩北語的音型都只有這四種音型。北方官話因為失去塞音韻尾，所以沒有 NVC 音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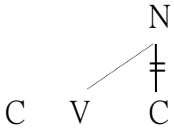
如果一個方言聲母或韻尾鼻音發生了擴散或鼻音韻尾消失或鼻音成分消失，那麼音型就會發生改變，甚至發生音型的中和。

假定現代漢語包括閩南語是古漢語的後裔，那麼現代漢語應該有如下的音型變化過程。現在分「韻尾鼻音向左擴散」及「聲母鼻音向右擴散」來討論。

R9 【韻母鼻音向左擴散】

R9a 擴散領域及於元音

(30)



上圖表示韻尾鼻音向左擴散，擴散領域及於元音，而鼻音韻尾消失。這條規律運作的結果會產生音型的變化：

(31) 音型 CVN→CN
NVN→NN

即陽聲韻變成鼻化的陰聲韻。官話、吳語、湘語的部份方言屬於這種類型。在這個階段音型 CN 和 NN 對立，如例(32)：

(32) CN ~ NN

太原：	「良」liõ	「娘」niõ
濟南：	「蓮」liæ̃	「年」 ȵiæ̃
西安：	「蓮」liæ̃	「年」 ȵiæ̃
長沙：	「蓮」liẽ	「年」 ȵiẽ

雙峰：　「蓮」lĩ　　「年」 ȵĩ

如果發生韻母去鼻化，CN 型會變成 CV 型，如溫州、海南島，這樣 CV 型會和 NV 型發生對立，如例(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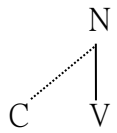
(33)　CV ~ NV

溫州：　「良」li　　「娘」 ȵi

海南：　「量」lio　　「娘」nio

R9b 擴散領域及於聲母

(34)



上圖(34)表示鼻化韻的鼻音繼續擴散到濁音聲母，濁音聲母變成鼻音。這條規律運作的結果會產生音型的變化(35)：

(35)　音型 CN→N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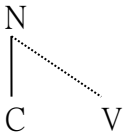
閩南語就是這種語言。譬如(古閩南語的擬音用*表示，音段的音變過程不過為了顯示鼻音的向中間擴散現象所作的暫擬，不一定是結論)：

(36)

運用規則	R9a	R9b
a.音型*CVN	→ *CN	→ NN
「蓮」*lin	→ ***lĩ**	→ **nĩ**
b.音型*NVN	→ NN	→ NN
「年」*nin	→ **nĩ**	→ **n̆ĩ**（**nĩ** 表層）

潮州話沒有「單鼻音限制」，那麼古漢語 NVN 音型的字如 (36b)「年」n̆ĩ 的聲母雖然表層只有一個鼻音，但底層是兩個鼻音徵性的重疊，一個來自陽聲韻韻尾、一個是鼻音聲母所固有。漳泉系閩南語因發生了聲母去鼻化，底層沒有鼻音，表層只有一個鼻音。

R10 【聲母鼻音向右擴散】



上圖表示聲母的鼻音向右擴散到元音，聲母的鼻音並未消失。這條規律運作的結果會產生音型的變化：

(37)　音型　*NV→NN

「尼」*ni → **nĩ**

鼻音向右擴散和向左擴散互相交叉，*NV 型和 NN 型就會發生中和，聲母/鼻音/與/非鼻音/的對立消失。開音節的中和現象可以用下圖表示：

(38)　古音：*CV　*CN　*NV

今音：CV　NN=　NN

閩南語*CN 型與*NV 型的中和為 NN 型不是普遍的現象，海南島雖然也有(38)現象，但不像漳泉潮那麼徹底。海南方言的韻腹 V 的鼻音成分已經全部消失，古泥來的區別在海南方言部分保留，因而出現了 NV 與 CV 音型的對立（如「娘」、「量」二字）。比較下面古閉音節的例子[10]：

(39)

中古聲紐	心	來	來	來	泥
例字	山	辣	爛	量	娘
海南	tua	lua	nua	lio	nio
潮州	suã	lua?	nuã	niõ	niõ
漳州	suã	lua?	nuã	niõ	niõ
廈門	suã	lua?	nuã	niũ	niũ
泉州	suã	lua?	nuã	niũ	niũ
台灣	suã	lua?	nuã	niũ	niũ

「山」、「量」二字顯示海南的韻母去鼻化現象；「辣」字顯示所有方言口音韻前的來紐字都未鼻化；「爛」、「量」、「娘」三字顯示除海南以外的所有方言不論泥來聲母都鼻化了；可是海南方言，同為來母字，「爛」字在韻母去鼻化之後保留聲母的鼻音，顯示韻母去鼻化在聲母鼻化之後發生，所以「爛」字才有鼻音；但「量」字並沒有鼻化，顯示海南方言從閩南語分支的時候韻母鼻音未完全擴散到聲母。雖然這種例子不多，也可以顯示海南島鼻音擴散領域至聲母規律的運作程度和其他閩南語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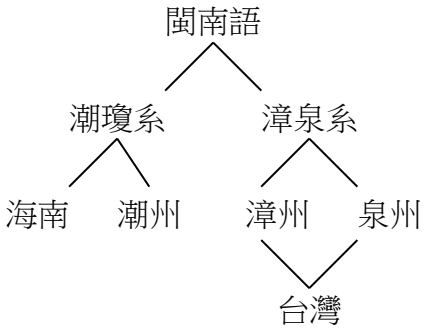
開音節的中和不能保證閉音節也發生中和，因為現代閩南語閉音節 CVN 韻尾的鼻音無法擴散到 V，不能發生鼻音向右擴散和向左擴散的交叉，所以像潮州話沒有「聲母鼻音限制」的方言開音節發生了聲母/鼻音/與/非鼻音/的中和，在閉音節仍然具/鼻音/與/非鼻音/的對立。

漳泉系閩南語因為發生了「聲母鼻音限制」，閉音節的聲母連表面的鼻音音值都得不到，沒有(26)所示的 NVC,NVN 音型。為甚麼漳泉系閩南語會發生「聲

母鼻音限制」呢？我們所能猜測的一點理由就是漳泉系閩南語把開音節的中和擴展到閉音節來，致使所有聲母/鼻音/與/非鼻音/的對立全部消失。

我們試著就「聲母鼻音限制」和「韻腹鼻音擴散及聲母」二條規律的運作情形，對閩南語方言作這樣的分類：

(40)



潮瓊系和漳泉系是根據「聲母鼻音限制」律的運作情形畫分；海南是根據韻母去鼻音化及鼻音擴散領域律並未徹底運作的情形畫分。至於漳州與泉州則根據其他的標準，因與本文無關，不在這裏詳細討論。單從一樣徹底運用兩條規律的情形可知漳州與泉州的親屬關係關係顯然比他們跟潮州的親屬關係更近。

如所周知台灣閩南語是漳泉方言的融合，雖然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也一併附錄於此，以資參考。

7.結論

泉州《彙音妙悟》和漳州《十五音》乃至台灣《彙音寶鑑》等傳統閩南語韻書，一個共同的特色是將互補分佈的濁聲母和鼻音聲母 b-/m-,l-/n-,g-/ŋ-視為三組同位音，依發音部位的不同歸為〈文〉〈柳〉〈語〉三個「字頭」(聲母)，因而全部「字頭」數只有十五個，比現代閩南語學者所歸納的聲母數少了三個。

同樣地傳統閩南語韻書將具鼻音韻尾的平、上、去三個舒聲韻和具有塞音韻尾的促聲韻合為一個「字母」，因而所謂「字母」數只有 45-50 個，比一般現代閩南語學者所歸納的「韻母」數少了 30 幾個相當於入聲韻的數目。

聲母數相差三個，韻母數相差幾近一半的原因是因為傳統閩南語音韻學者的觀念，認為濁輔音和鼻輔音只是一對具互補分佈的「同位音」，而不是兩個「音位」(phoneme)，從音位學的觀點來看當然不必設立「十八聲」或八十幾個「韻母」，「十五音」或 45-50 個字母就夠了。

依據高本漢、趙元任等的觀察以及近來日本岩田禮的生理語言學實驗，我們知道閩南語入聲韻尾是由一個濁塞音的過度音和喉塞音所組成，證明無論是聲母或韻尾濁輔音和鼻輔音都有互補分佈的關係。我們的看法和其他的學者有部分不謀而合的意見，但我們採用的方法不是理論假設，而是有實驗語音學及生理語音學的證明。本文依據漳泉系閩南語濁輔音和鼻輔音的互補關係證明了傳統字頭和字母觀念的合理性。

我們依照傳統的觀念把鼻音看成是音段特徵，一個存在於韻腹，一個存在

於韻尾，但是鼻音是超音段特徵它有擴散的特性，而擴散的方向則依循所謂「向下擴散律」，這個規律限制了韻尾向韻腹的方向擴散。

我們也認為鼻音擴散的轄域為單個音節，跨音節擴散和音節內擴散屬於不同範疇。我們對從鼻音擴散轄域探討音節的單鼻音限制、鼻音分佈限制，漳泉系閩南語聲母沒有鼻音，韻母鼻音分佈以輔音為優先。

接著我們進一步探討開音節鼻音擴散領域及閉音節的聲母去鼻化規律在整個漢語和閩南語各種方言之間的運作情形，作了類型地理學的分析。我們發現閩南語鼻音擴散領域及於聲母在漢語系裏確是非常獨特的類型，唯海南島的鼻音擴散領域律並未徹底運作。

另外，閩南語的聲母去鼻化現象在漳泉系閩南語徹底運作了，唯潮州、海南島完全沒有「聲母鼻音限制」。

我們試著從閩南語語音史的觀點探討歷史上的「韻母鼻音向左擴散」、「擴散領域及於聲母」及「聲母鼻音向右擴散」等規律的運作如何造成現代閩南語開音節聲母/鼻音/與/非鼻音/的對立的中和；以及漳泉系閩南語把開音節的中和擴展到閉音節來，致使所有聲母/鼻音/與/非鼻音/的對立全部消失，因而發生了「聲母鼻音限制」。唯潮州話開音節發生了聲母/鼻音/與/非鼻音/的中和，在閉音節仍然具/鼻音/與/非鼻音/的對立，造成與漳泉系閩南語分支的結果。

我們根據「聲母鼻音限制」律的運作情形將閩南語畫分潮瓊系和漳泉系；又根據海南島鼻音擴散領域律並未徹底運作及韻母去鼻化的情形，將海南方言從潮瓊系中劃出來。

【附錄】閩南語鼻音規律一覽表

R1【聲母鼻化律】
R2【單鼻音限制】
R3【韻母單鼻音限制】
R4【韻母鼻音分佈限制】
*R4a「V 鼻音限制」
*R4b「-C 鼻音限制」
R5【音節鼻音分佈限制】
R5a「O-鼻音限制」
*R5b「-R 鼻音限制」
R6【輔音優先指派律】
R7【促聲韻尾去鼻化律】
R8【鼻音向下擴散律】
R9【韻母鼻音向左擴散】
R9a 擴散領域及於元音
R9b 擴散領域及於聲母
R10【聲母鼻音向右擴散】

附註 *表不適用於閩南語

【註解】

1 台灣語文學會的 TLPA 最初版本發表於《台語文摘》革新號 3:11，教育部(1994)列為母語教育推薦音標系統，略作修改，台灣語文學會依教育部修改案，通過修改，1995 年正式公佈，印成《TLPA 台灣語言音標方案手冊》(董忠司編 1995.5)。請注意這裏所謂的「聲母數」都把「英」字頭即「零聲母」算做一個「聲母」所計算的數目。

2 有關閩南語《十五音》的歷史，參見：洪惟仁(1989)。《戚林八音》、《彙音妙悟》、《雅俗通十五音》等用字不盡相同，但發音都很類似。

3 泉州閉音節的聲母也有可能出現鼻音，如「聰明」tshɔŋ miŋ 的「明」字，不過董同龢說：「晉江的[m̩,n̩,ŋ̩]在非鼻音或鼻化元音之前出現的，有『無定分音』的關係。」(1960:793)

4 以「增三十五音」或乾脆稱為「十八音」的韻書，筆者所見有：謝益顯(1965)，李新魁(1979)。潮州話因為音位上確實有十八個，當然應稱「十八音」，閩南語或台灣話音位上其實只有十五個，應稱「十五音」，採用十八個羅馬字標示不過為了適應羅馬字的傳統而已。

5《彙音妙悟》雖然在例言裏列了「五十字母」，可是〈管〉〈嘐〉兩個字母「有音無字」，所以實際上只有 48 個字母，詳參拙著《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1996)。

6 閩南語漳州系方言其實只有七個調類，但是為了湊成「八音」，有些韻書拿陰上補陽上。

7 鍾榮富所謂的韻尾(coda)不包括元音韻尾，元音韻尾屬於 CV 的轄域的 V 格位。又喉塞音如李壬癸的分析也不是韻尾。

8 assignment 一般譯為「指派」或「指定」，但意義不容易了解，改譯為「配給」，似較易解。本文「指派」「配給」交互運用，意義相同。

9 高本漢的資料：「馬」(文)汕頭 ma，但《漢語方音字彙》廈門、汕頭都記為 mã，關於南方方言高本漢記的不是實際的音值，只是根據教會字典所做的轉寫，因此鼻音聲母後的元音是否鼻化不能確定。

10 本文引用的閩南語方言資料來源：

海南——雲惟利《海南方言》(1987)

潮州——蔡俊明《潮州方言詞匯》(1991)

閩南——杜嘉德《廈英大辭典》(1887)

台灣——洪惟仁《高雄縣的閩南語》(1996)

謝啟

本文撰寫中承蒙鍾榮富教授提供新著"The Segma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稿，並就閩南語鼻音問題多所討論，又承龔煌城教授、董昭輝教授、殷允美教授、連金發教授、王旭教授指教，受益良多，謹此一併致謝。

參 考 書 目

【閩南語辭書】(以下以出版年為序)

黃　謙 1800 《彙音妙悟》 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最早為道光辛卯（1831）年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其次為光緒庚辰（1880）年綺文居薰園藏版「增補彙音妙悟」；光緒癸卯（1903）年福州集新堂本「詳注彙音妙悟」；光緒乙己（1905）年廈門會文書莊石印本及上海萃英、大一統書局影印本；民國五十九（1970）瑞成書局手抄影印本。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

廖綸璣 18xx 《拍掌知音》 刊年未詳，久佚，1979 年 5 月「方言」2:143-154 刊載。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二冊

謝秀嵐 1818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版本甚多，筆者所見有會文堂本、慶芳書局影印本，俱不知刊年。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二冊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837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è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福建方言字典》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Maccao, China. 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Chang-Chew & Chin-Chew Dialects” 倫敦・Glasgow 出版。俗名《廈英大辭典》台北古亭書局複印。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廈門大學 1981.10 《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香港・三聯書店

周長楫 1993 《廈門方言辭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台灣語辭書】

台灣總督府主編 1896 《台灣十五音及字母詳解》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課

台灣總督府 1901 《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台北・台灣總督府

小川尚義 1907《日臺大辭典》台灣總督府。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六冊

小川尚義 1931-32《臺日大辭典》台灣總督府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七～八冊

Campbell, William（甘為霖）1931 《廈門音新字典》 台南新樓書房。

沈富進 1954 《彙音寶鑑》梅山・文藝學社

蔡培火 1969 《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台北・正中書局

村上嘉英 1971 《現代閩南語辭典》奈良・天理大學れビイシ研究所

黃有實 1972 《台灣十五音辭典》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十冊

王育德 1957 《台灣語常用語彙》 東京・永和語學社出版，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十冊

陳　修 1991 《台灣話大詞典》台北・遠流出版社

【潮州語辭書】

汲約翰(John Sieele, B. A.) 1924 “the Swatou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 《潮正兩音字集》 上海英國長老教會出版

謝益顯 1965 《增三潮聲十五音》 香港・著者出版

蔡俊明 1976 《潮語詞典》 周法高發行。台北・三民書局代售

蔡俊明 1979 《潮語詞典補編、國潮語彙》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出版

李新魁 1979 《新編潮汕方言十八音》 廣東人民出版社

李新魁 1979 《普通話潮汕方言常用字典》 廣東人民出版社

蔡俊明 1976 《潮語詞典》 周法高發行

—— 1991《潮州方言詞彙》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中心發行
【方言資料】
羅常培 1931 《廈門音系》北平・中研院史語所單刊甲種之四；1956 年 12 月北京・科學出版社影印；又 1975 年台北・古亭書屋影印
董同龢 1959 〈四個閩南方言〉台北・史語所集刊 30 本
鍾露昇 1967 《閩南語在台灣的分佈》 台北・國科會報告，油印本
張賢豹(光宇) 1976 〈海口方言〉 台大中文系碩士論文
中島幹起 1977《閩語東山島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ヤЖヤ・ヤ и ə ロ言語文化研究所
中島幹起 1979 《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ヤЖヤ・ヤ и ə ロ言語文化研究所
盧淑美 1977 《台灣閩南語音韻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藍清漢 1980 《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東京・ヤЖヤ・ヤ и ə ロ言語文化研究所
李如龍、陳章太 1982 〈碗窯閩南方言島二百年間的變化〉 「中國語文」5: 345-364
張振興 1983 《台灣閩南語方言紀略》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如龍、陳章太 1984〈論閩方言內部的主要差異〉「中國語言學報」2:93-173
周長楫 1986 〈福建境內閩方言的分類〉 語言研究 1986.2:69-84。
雲惟利 1987 《海南方言》 澳門・東亞大學出版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89 《漢語方音字匯》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林連通 1989 《永春方言志》 北京・語文出版社
梁玉璋 1990 〈福州方言的三音節詞〉《第二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溫端政 1991 《蒼南方言志》 北京・語文出版社
李如龍、陳章太 1991 《閩語研究》 北京・語文出版社
董忠司 1991 〈台北市、台南市、鹿港、宜蘭方言音系的整理和比較〉 新竹・新竹師範學院編印
張屏生 1992 《潮陽話和其他閩南語的比較》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連通 1993 《泉州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中日文論著】
高本漢 1915-1926 《中國音韻學研究》 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 1940 商務印書館出版
Sanford A. Schane 著 黎明光 譯 1982《孳生音韻學》文鶴出版社
岩田禮 1984〈南部中國語 B 音節末閉鎖音〉 言語研究 87, 21~39
周長楫 1986 〈福建境內閩方言的分類〉 語言研究 1986.2:69-84。
李壬癸 1989 〈閩南語喉塞音尾性質的檢討〉台北・「史語所集刊」60,3:197-202
洪惟仁 1989 〈漳州三種十五音之源流及其音系〉《台灣風物》 40.3:55-79
岩田禮 1992 〈漢語方言入聲音節的生理特徵—兼論入聲韻尾的歷時變化〉台北・中研院史語所《中國境內的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pp.523-537
李壬癸 1992 〈閩南語鼻音問題〉台北・中研院史語所《中國境內的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pp.423-435
董忠司 1995《TLPA 台灣語言音標方案手冊》台灣語言學會發行
洪惟仁 1996.a（從閩南語聲母的鼻化、去鼻化看漢語的音節類型）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第十四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 1996.b《台灣話音韻入門—附台灣十五音字母》台北・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

蕭宇超 1996（從台語音節連併到音韻、構詞與句法的互動：老問題、新角度）《第五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pp.356-374

【西文論著】

Tung, Chao-hui.1968.3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Gaoxiong, A Min Dialect of Chinese”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Reports. Second Series, No.5

Tung, Jeffrey C. 1988 “Nasality and Orthography”Robert L. Cheng and Shuanfan Huang ed. “The Structure of Taiwanese: A Modern Synthesis”Taipei:Crane Publishing Co.

Katamba, Francis 1989 “An Introduction to Phonology”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London & New York.

Goldsmith, John A. 1990 “Autosegmental & Metrical Phonology”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Tung, Jeffery C. 1992 “Three ways of Treating Nasality in Southern Min”台北・中研院史語所《中國境內的語言暨語言學—第一輯：漢語方言》pp.631-639

Wang, H. Samuel 1995 “Nasality as an Autosegment in Taiwanese”曹逢甫、蔡美慧編《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Chung,R 1996.8 “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